

畲族文化

新探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编

畲族文化新探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编

编 委 会

主任：江小源
成员：林跃鑫 翁惠文 刘国平
雷维善 蓝旋飞 郭智超
蓝炯熹 林校生
执行主编：林校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畲族文化新探/宁德师范学院、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211-06485-4

I. ①畲… II. ①宁… ②宁… ③宁… III. ①畲族—民族
文化—中国 IV. ①K2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466 号

畲族文化新探

SHEZU WENHUA XINTAN

作 者：宁德师范学院、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编

责任编辑：黄须友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 政 编 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 政 编 码：350003

开 本：730 毫米×990 毫米 1/16

印 张：27.75

插 页：2

字 数：420 千字

印 数：1—1500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485-4

定 价：6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畲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代前言）

——2009年全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重光 张春兰

“畲族文化与海西建设——2009年全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22日至24日在福建省宁德市召开。本次会议由福建省文化厅、中共宁德市委、宁德市人民政府主办，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宁德市文化与出版局、宁德市民宗局承办。来自北京、浙江、江西、广东、台湾等地及福建本省的畲族研究专家学者59人参加了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7篇，内容广泛，涉及畲族源流、民俗、文学艺术、畲汉关系、宗法制度、史料整理、文化产业以及现代化等问题。受大会的委托，笔者在这里对本次会议作一简单的学术小结。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这是说新材料与新问题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唯有掌握了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辅以新理论、新方法，才能结出新成果，也才可能开辟新领域。下面笔者就以此新材料、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新领域“五新”作为衡量标准，与本次会议作一对照，看看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收获，又有哪些不足。

一、新资料

丽水学院吕立汉提交的论文《一幅弥足珍贵的畲族祖图长卷——钟水寿藏畲族祖图长卷介绍》，介绍了他新近访得的一幅祖图，乃是明崇祯七年（1634年）所绘制，在目前国内所发现的诸多祖图中是历史最为悠久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的，而其图的内容也与以前所见有些不同，如称盘瓠王为龙麒、龙厖，番王作乱为吴将带兵，盘瓠王曾经学法之处为闾山，死后墓葬不是人们熟知的潮州凤凰山，而是南京西门虎头山。这些新的信息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足资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和考证。可见这确是一件极有价值的的新材料，令人欣喜。此外，石奕龙的论文提供了他在福建和浙江丽水畲族地区调查收集到的一批新的畲族族谱资料；董建辉对于贵州畲族来源既作了实地调查，又作了文献梳理，所提供的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也是全新的；广东蓝美芬以杂散居地的闽北松溪畲族为研究对象，主要资料是所收集到的民间文书；清华大学雷李红、杨文辉论述福建省福安市虎头村吴姓畲族的畲化，使用了大量的问卷调查材料和访谈材料，还援引了族谱、墓碑、石碑等材料进行分析；邱国珍运用口述史材料为民国时期浙江畲汉民族的互动与友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谢滨运用档案资料对 60 年前福建畲族的社会文化进行了梳理；蓝炯熹的文章发掘出了新的传世文献史料。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发掘和应用了新材料，因而丰富了畲族研究的内容。

二、新理论、新方法

这次会议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呈现出新气象。蓝炯熹、蓝图父子的论文《闽浙赣交界处的地理禀赋和畲民迁徙行踪》运用空间理论来阐释畲民从赣闽粤边向闽浙赣结合部迁徙的原因，综合运用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方言地理、军事地理等知识，强调了地理在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重要性，比同类研究深刻而富有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王道运用社会学关于族群集体记忆（或称民族记忆、历史记忆）的理论，对于畲族姑娘出嫁前“做表姐”这一众所熟知的民俗事项作了极为成功的文化社会学阐释，使人们认识到这一民俗活动在畲族历史记忆建构、维系和延伸中的作用和意义。雷李红、杨文辉的论文《汉姓畲族“畲化”研究——以福建省福安市虎头村吴姓畲族为例》融汇人类学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结合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汉姓畲族“畲化”的途径和状况，分析了其“畲化”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畲族的界定既要重文化又要重血缘，同时还提出汉化畲族“畲化”的同时也进行着某种程度的“汉化”。以上三篇文章，是本次会议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方面比较突出的

例子。

三、新问题、新思路

以往的研究关于畲族凤凰装的讨论不可谓不多。本次研讨会上郭志超对于畲族凤凰装的讨论不落俗套，就其出现的时间、地域、传播过程进行探讨，指出畲族凤凰装其实是一种文化建构现象，出现得很迟，出现的地域最初仅限于福建连江、罗源等地，其机制是采借汉俗“凤冠”的文化因子，结合畲族祖婆为三公主、发祥地在凤凰山这类浓厚的“凤凰情结”而孕育出来的，是文化的秉持与发展兼具的绝佳范例。这项研究提出了新问题，也具有新思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畲族凤凰装的文化意蕴。石奕龙的文章在尊重和借鉴前辈学者施联朱、蒋炳钊等人成果的基础上，不迷信权威，通过自己收集到的大量族谱资料的分析，就畲族“法名”问题提出了让人信服的新见解；而董建辉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对贵州“畲族”的源流作了深入有说服力的阐释；笔者与邹文清的文章《试论明清粤闽畲民文献源流——从清范绍质〈猺民纪略〉谈起》对明清闽粤畲族文献源流作系统梳理，提出了此类文献陈陈相因，不可轻易当作多种史料处理的问题；林校生提出了滨海畲族的概念并进行了阐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提出新问题、具有新思路的有力证明。

四、新领域

如果把学术研究比作开国之业，那就有一个开疆辟土的问题。本次会议，对前人较少涉及的现实问题如畲族文化产业和畲族现代化问题，以及畲族文学、艺术和教育问题作了探讨，成为会议的一个亮点，这就是开疆辟土，也就是开辟了畲族研究的新领域。例如，谌华玉考察了粤东凤凰山区畲族村庄的现代性特征，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经典现代化、新现代化、综合现代化等理论，对粤东地区畲族社会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郭献进等通过对浙江丽水市畲族乡镇的调研，探讨了民族乡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刘冬探讨了闽东畲族文化产业开发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发展现状，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制约的因素；李筱文、陈栩、陈东生、蓝万清等对畲族文化建设、遗产保护以及开发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郭少榕

分析了影响福建畲族教育发展的因素；张春兰、祁开龙通过对畲族史诗《高皇歌》的分析，谈到畲族社会教育情况；姚周辉、吴梅芳、蓝岚等对畲族文学和艺术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此外，庄长达提出在畲乡建立采风田野调查基地的构想，陈赞琴对新媒体时代闽东畲族文化传播进行了思考。这些开辟新领域之作，虽然只是初步尝试，但体现了今后畲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是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新老专家致力于此，我们对于这一新领域的茁壮成长寄予厚望。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在“五新”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除此“五新”还有二新，其一是新人多，举目望去，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占了一半多；其二是新风尚，涌现出父亲带着儿子女儿一起研究（如蓝炯熹父子，吕立汉父女），老师带着学生共同钻研的动人景象，反映出畲族研究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令人鼓舞。而当年的中年学者如今已成为学术界的老一辈，他们仍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体现了高尚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责任感。其中蓝雪霏教授一贯为畲族文化发展鼓与呼，本次会议又针对畲族歌场的问题大声呼吁，引起全体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大家对她推动畲族文化发展的执著精神深感敬佩。

五、不足之处

当然本次会议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在资料利用方面，有些文章不重视史料适用的时间、空间，不加分析拿来就用。如有的学者将宋代的《桂海虞衡志》，明代的《赤雅》等文献中关于瑶族、畲瑶共同先民的记载不加辩证说明，就作为畲族史料运用，所论就显得空泛，缺乏说服力。这样的问题，反映出我们有些研究者，对于古人的著述，没有做到“了解之同情”，只是把史料当作没有生命的东西，任意驱使来说明自己既有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2. 对学术界的新成果、新进展、新信息重视不够，未能很好地吸收和借鉴。如就畲族族称出现的最早时间问题，有的学者仍以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为最早，其实笔者已在多处著述中指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条记载的“山客峯”，是文献上以“峯”（“畲”）作为畲族族称的正式记载。其时间比刘克庄所记早了三四十年。而《宋史》卷419

《许应龙传》所载“山斜”，指的也是畲民。这一“山斜（畲）”作为畲民的专称约略与梅州的“山客峯”同时，也比刘克庄《漳州谕畲》早了30年左右。另外，唐末衡山南岳玄泰禅师记述的“畲山儿”，以斫山烧畲为生，具有今年斫了一坡，明年又斫另一坡的不断迁徙的特点，其特征都与畲民相符，可以认作是文献中以“畲”来指称这群山地民族的最早史例。

再如畲族族源的问题，除了人们熟知的土著说、外来说或畲、瑶同源的观点，笔者早已提出多元一体新说。指出“畲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但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我们认为，对于学界的新观点，你可以不同意并与之展开讨论，但不可以视而不见，绕道而行。只有充分了解和借鉴前人和时贤的成果，才可以避免作无用劳动，才可以推陈出新，才可能超越前人。

总而言之，在本次会议上，大家尽力向“五新”的目标努力，还涌现了大量新人和老少薪火相传的新气象，虽然还有不足，却无疑是一次丰收的大会，成功的大会。我们祝贺会议的成功，期待宁德市、宁德师专再接再厉，今后继续举办这样卓有成效的学术会议，为畲族文化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目 录

- 畲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代前言） 谢重光 张春兰 (1)
——2009年全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闽浙赣交界地的地理禀赋和畲民迁徙行踪 蓝 图 蓝炯熹 (1)
- 试论明清粤、闽畲民文献源流 谢重光 (13)
——从清范绍质《猺民纪略》谈起
- 贵州畲族来源之历史人类学探析 董建辉 (25)
- “滨海畲族”：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 林校生 (39)
- 千年山哈：从入迁闽东到定居落籍 李健民 (54)
- 上金贝和云门畲族村之比较 高学钦 (65)
- 民国时期浙江畲汉民族的互动与友好 邱国珍 (73)
——以两则口述史材料为中心
- 闽北松溪畲汉两族的合作交流与融合 蓝美芬 (87)
——以民间文书为主
- 汉姓畲族“畲化”研究 雷李洪 杨文辉 (101)
——以福建省福安市虎头村吴姓畲族为例
- “汉化”的迷思 李凌霞 (120)
——华南畲族、台湾平埔族群与汉文化互动的比较研究
- “他者”的消失：文化表述中的畲汉融合 温春香 陈文红 (131)
- 畲族与客家文化交融新探 赖艳华 (142)
- 一帧弥足珍贵的畲族祖图长卷 吕立汉 蓝 岚 (152)
——钟水寿藏畲族祖图长卷介绍
- 畲族祖图长卷艺术价值初探 蓝 岚 (160)
- 历史记忆的张力：盘瓠传说对畲族游耕农业的延续 曹大明 (172)
- 畲族史诗《高皇歌》所反映的畲族社会教育情况 张春兰 祁开龙 (184)
- 畲民在成年礼后就能加上“法名”吗？ 石奕龙 (192)

畲族文化

畲族的宗法制度研究	雷伟红	(207)
口头艺术、仪式操演与畲族集体记忆模式 ——以畲族“做表姐”斗歌习俗中的角色表演为例	王道	(230)
畲族凤凰意蕴的妇女发式和服饰之缘起	郭志超	(245)
福建地区畲族服饰的保护研究	陈栩 陈东生	(254)
闽东畲族妇女服色的变化	张卫红 蓝岭	(263)
福建宁德畲族民歌现状调查	蓝雪霏	(271)
浙江畲族民歌与民俗	施王伟	(288)
新媒体时代闽东畲族文化传播的思考	陈贊琴	(294)
从动植物命名看客家话与畲语的民族特性	邓晓玲	(301)
畲族母语使用现状探析	赵峰	(308)
畲族作家雷德和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冲突和谐美	姚周辉 吴梅芳	(317)
浅谈畲民对小说《锦香亭》英雄人物的民族认同	缪品枚	(329)
从档案资料看 60 年前福建畲族的社会文化	谢滨	(339)
从福安畲族熟语看畲族传统文化	陈丽冰	(350)
建设增城畲族村畲族文化博物馆的社会意义	李筱文	(359)
在畲乡建立采风田野调查基地的构想	庄长达	(366)
关于建设海峡西岸畲族文化列岛的建议	蓝万清	(370)
从刀耕火种到洗脚上田	谌华玉	(375)
——广东畲族社会现代化研究		
民族乡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探讨	郭献进 向云发 庞红学	(386)
——对浙江丽水市畲族乡镇的调研报告		
畲族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其开发		
——以景宁畲族自治县为例	吴茂青	(407)
乡村旅游浪潮下民俗文化功能的异化	林锦屏	(416)
——以畲村猴盾为个案		
试论闽东畲族文化产业的建构与发展	刘冬	(424)
后记		(433)

闽浙赣交界地的地理禀赋和 畲民迁徙行踪

◇蓝 图 蓝炯熹

本文所谓的闽浙赣交界地，在地理方位上，介乎东经 $118^{\circ}09'$ — $120^{\circ}38'$ ，北纬 $26^{\circ}02'$ — $27^{\circ}28'$ 之间，泛指明清时期闽之福宁府（州）^①、福州府^②、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③，浙之处州府、温州府，以及赣之广信府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的版图大致相当于今天福建省的宁德、福州、南平，浙江省的丽水、温州，江西省的上饶等6个设区市。人类学家潘光旦所云“至今闽、浙、赣东之‘畲’犹或自称‘瑶’”^④，即实指这个地块的畲族。这里是当今我国畲族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畲族分布广泛，所保留的自身文化丰富多彩。2000年该区畲族人口有368526人^⑤，占大陆畲族总人口

① 明代为福宁州，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为福宁府，“割福建之寿宁来隶，增霞浦。乾隆四年（1739年），复析置福鼎”（《清史稿·地理志》）。

② 福州市（福州府）虽不直接与浙江省接壤，但是由于域内连江、罗源、古田等地均是畲族主要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又时时与宁德市（福宁府）相联系，福州市与宁德市均属于福州方言区，据《福建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载：“闽东方言区18个市、县，大致包括历史上的福州府和福宁府两府的属地，这一带在元初曾同属福州路……政治区域的一致，长期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了语言共性，形成闽东方言的共同特点。（第7页）”

③ 延平府虽然不与江浙接壤，但在明清为“延建邵道治所”（《清史稿·地理志》）。建安府、延平府、邵武府三者关系密切，同时，与福州府关系特殊，较多移民来自福州府。延平府、邵武府中的部分县（市），今属于三明市。

④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明史〉之部》（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6页。

⑤ 其中各设区市畲族人口：宁德159040人、福州48152人、南平27516、丽水73054、温州52588人、上饶8176人。

709592 人的 51.93%。因此，可以说闽浙赣交界地是我国畲族的“大本营”。但是作者将要论述的这块土地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空间（地理）、时间（历史）、权力（Power）作为社会生活动力学结构的三要素^①的互动是本文所首要关注的。要理解这种互动，我们首先要摒弃一种时/空先验的世界观——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展；时间和空间作为被动的“容器”被主动的人类关系所填充。当代社会理论对这种被动的空间观作出深刻的批判。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一方面权力作为一种力量间的关系而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关系本身就是空间性的。^② 当代地理学家的批判则更激进。例如，大卫·哈维^③认为，空间本身作为一种关系，与其他的人类社会关系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并非人类活动发生在空间中，而是人类活动改变着空间关系并且反过来为空间关系所影响。多林·马茜^④则认为：空间并非传统认为的“容器”；任何空间/地点都是由物体（人的或者非人的）间的相互关系偶然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存在于物体之间，并先于物体存在。这些对空间性的批判启发了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的民族问题。本文中，我们将畲族人口在空间中的迁移作为一个关注点，不但是要重申畲民族的移民史，更在于对畲民族民族性的形成提供新的解释——在闽浙赣交界地中畲民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并且闽浙赣交界地作为一个关系的总体本身又在畲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实现了其地理意义。换句话说，我们要理解畲族就不能不理解闽浙赣交界地，而要认识闽浙赣交界地就不能排除畲族的因素。

本文的第二个写作要点是对历史建构这个概念的使用。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这个概念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中被广泛使用，主

① 艾伦·布莱克韦尔、戴维·麦凯主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力量》，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作者认为此处将 Power 译为权力更加合适。

② Foucault, M. (2007).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J. W. Crampton, & S. Elden,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pp. 173—184). Aldershot, UK: Ashgate.

③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④ 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要意义在于：通过批判社会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强调“当下”是通过人们意识或非意识的共同行动的结果。^①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很强的隐喻性质，通常意味着“偶然”、“多元”、“自反”、“断层”等等意向。本文通过引用这个概念，重新认识了畲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各种过去未被重视的因素，例如清政府在闽浙赣交界地的民族政策，元、明、清三代畲汉关系的互动特点等等，强调了畲民族形成是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结果。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权力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随之调整的民族定义与民族自我定义。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通过元、明、清这个“长时段”(lengthy period)^②的时间，通过社会实践与符号形式^③，畲民族在各种关系的互动中实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本文是《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畲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一文的第一部分，即《闽浙赣交界地的地理禀赋和畲民迁徙行踪》。

首先，我们从本文所关注的基本元素之一——空间入手，尝试着对闽浙赣交界地进行多维度的探讨。西方现代哲学自康德起，往往将时间（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将空间（地理）仅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这种对地理的忽视已经受到许多现当代学者的批判。（Foucault, 2007）其中，列斐伏尔甚至强调，空间对于时间具有优先性。^④因为，空间最终要比时间更重要，空间的安排决定了时间的节奏和周期。^⑤由此出发，本文强调了地理在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重要性，即一个民族的形成，地理枢纽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所谓地理枢纽包括该民族“领地”之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和，也即是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总和，权力关系的总和。

当把闽浙赣交界地作为整体的空间（地理）板块进行分析时，我们认

^① Hacking, I. (200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术语。

^③ 参阅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⑤ 参见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页。

为，在历代行政区划上，该地有着相对密切的地理关联。汉代，闽浙赣交界地属百越之地。直至“秦并天下，平百越，置闽中郡”^①，其属地在闽全境、浙南、浙西南以及赣东部分地区。《明史》曰：“广信府，元信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庚子年五月为广信府。”^②至明洪武四年（1371年），广信府改隶江西行省。闽浙赣交界地的核心区域，在武夷山脉的铜塘山一带，“周围约计三百余里，重峦叠嶂，密菁深林”^③。从明正统到清同治年间（1436—1874年），在4个多世纪的长时段里，虽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闽、浙、赣三省，但三省地方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勒石永禁，（铜塘山）亦名封禁山”^④。封禁山一带遂成了与世隔绝、人迹罕至的“行政特区”^⑤。

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地理板块是闽浙赣三省地势最高的区域，其大部分地区均以中山、丘陵为主。以闽浙赣交界地的武夷山山系为最高点，在福建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下降；在浙江境内，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呈梯级下降，加之气候、土壤、植被等诸多特点，闽浙赣交界地遂为南中国亚热带雨林区之一，具备山区农业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闽浙赣交界地是“太姥—武夷”文化生态区，西北部连绵的武夷山脉呼应着东南部起伏的太姥山，两山流传着太姥娘娘与武夷君的远古神话传说。有学者认为，关于这两大传说流传时间，前者早于后者，前者是母系社会产物，后者是父系社会产物。就其流传范围，前者广于后者，既流传于太姥山脉又流传于武夷山脉的广大区域。^⑥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载：“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今闽东霞浦、福鼎、福安一带）。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66页。

② 《明史》卷43《志第十九·地理四》。

③ 同治《上饶县志》卷5《阨塞》。

④ 光绪《江西通志》卷53《山川略·山八·广信府》。

⑤ 参见陈支平：《清代雍正年间政府官员考察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的解读》，载《厦大史学》（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7页。

⑥ 参见卢美松：《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载《畲族文化研究》（上册），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三十六奇。”明《八闽通志》中引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家路旁炼蓝为业，后获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去，因呼为太母山。”并称，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乃改“母”为“姥”。^①明代开始的福建汀州畲民大量迁徙于闽浙赣交界地，以种菁（蓝靛）为业。可能由于种植蓝靛的关系，闽、浙畲民聚居地均流传着老母原为山下才堡村姓蓝之畲女，因避战乱，上山垦荒植蓝，得道成仙。^②以故，畲民称太姥娘娘为蓝太姥。

闽浙赣交界地又是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的交汇地。而且，方言岛的分布十分复杂。在闽地界的闽方言区内，有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片区和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片区。在浙地界的吴方言区内，有以温州话为代表的东瓯片区和以丽水话为代表的丽衢片区。在浙江南部洞头、玉环、平阳、苍南、泰顺、庆元等县又是吴语和闽语的交错区域。而福建北部的浦城大部地区通行吴方言。在旧广信府内，部分人群通行吴方言，而与之相邻的闽北人的语汇中存有赣方言。除此之外，还有星罗棋布于闽浙赣交界地的畲村畲语。以上是语言的大致分布，其实，就某个局部地理单元而言，语言的构成更为庞杂。民国《平阳县志》所载本地方言分布情况是有代表性的：“今以语言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语）、曰金乡语、曰畲民语。大别区之，县治及万全区，纯粹瓯语，小南则闽语十一，江南则闽语、土语、瓯语参半，金乡语唯旧卫所而已，北港则闽语六瓯语四，南港蒲门则闽语七八、瓯语二三焉。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此最易辨。唯土语，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后，盖化为瓯语也。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

① 《八闽通志》卷 12《地理·山川·福宁州》。

② 参见卢美松：《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载《畲族文化研究》（上册），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晋江人蔡永兼于清嘉庆时作《西山杂记》，认为华安县仙字潭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经畲吴昱战太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崖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也。”《西山杂记》还把蓝太武族与历史上福建“七闽”并列，包括泉郡之畲家、三山之疍户、剑川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汀赣之客家。作者将“泉郡之畲家”、“漳郡之蓝太武”作为“七闽”之二族，这两者均与畲民有关。

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语相杂成金乡语。若余民则散居南北港蒲门各山坳，其语亦居少数，相传先世自闽广来，盖本苗种，俗称畲客，谓为客民也。”^① 以上方言交汇现象是区域居民长时间交往与频繁迁徙的结果。就局部而言，讲畲语的人占少数，畲民“语言自为一种，亦不与郡国同”^②。但由于闽浙赣交界处的畲族基本上同操一种语言，故清代八府的畲语在该区域中地位也同样重要。

在军事形势上，作为三省交际处，闽浙赣边区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多处谈及所属府（州）为战略要地。如闽之畲民最聚居之地福宁州“州北瞰永嘉，南屏侯官，山川险峻，实为要地。《防险说》：‘闽、兴、泉、福、漳之地皆海滨要冲，然莫有如福宁之尤险者。……岛夷入寇，必先犯此，故防为最急也。’”^③ 建宁府“府西带江西，东连浙右，形势四通，为全闽之藩屏，晋安之肩背，且束水襟山，号为奇峻，诚东南胜地也”^④。延平府“府带两溪之秀（两溪，建溪、樵川也。）控群山之雄，噤喉水陆，为七闽要会。杨氏时曰：‘崇山峻岭为其郛郭，惊湍急流为其沟池，清明伟丽，为东南最。’……谚曰‘铜延平，铁邵武’，言其险要可守也”^⑤。浙之畲民最聚居之地处州府“府湍流亘地，峰岭倚天，虽僻处一隅，而南邻闽、粤，可树捣瑕之功，东迫永嘉，已具建瓴之势”^⑥。温州府“……是扼八闽之吭，而拊其背也”^⑦。赣之广信府“府当吴、楚、闽、越之郊，为东南之望郡。……宋韩元吉曰：‘郡南控闽、越，东引二浙，隐然为要冲之会。’今自玉山以达三衢，自铅山而入八闽，诚穀络之口也”^⑧。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邓茂七、叶宗留

① 符璋《平阳县志》卷 19《风土志·民族》，民国 14 年刊本。

② 乾隆《仙游县志》卷 53《拾抚志下·丛谈》；《清史稿》卷 359《列传》一四六。

③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96，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421 页。

④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97，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435 页。

⑤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97，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458—4459 页。

⑥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94，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320 页。

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94，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338 页。

⑧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85，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960 页。

凭借闽浙赣交界地的“险塞危峻”^①，啸聚山林，就曾给三省造成影响力极大的政治震荡。

以上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闽浙赣交界地畲族人民的“生态龛”（ecological niche）作初步的梳理。随着元、明、清三代时间的缓流，从畲民与闽浙赣交界地的“偶然相遇”到对该地的“必然占有”，我们对上述空间的讨论将逐步深入。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在公元7世纪，畲族先民主要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地。^②到了明、清时期，畲民大量向北移居，逐渐填入闽浙赣交界地，该地遂成了畲族的主要聚居地。而畲族原有的聚居地，随着族际互动，文化融合，“畲（族）—客（家）”主客关系置换，便逐渐“出让”给了汉族的一支重要民系——客家人。大量史料、文献以及畲族谱牒记载，畲民陆续迁徙至闽浙赣交界地始于元代。一般而言，畲族迁徙有两个动因，即“戎”与“耕”（转战与游耕）。^③在元代，畲军的抗元斗争席卷闽粤赣，朝廷对畲军采取了征讨与招抚的双重手段。“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④“放福建黄华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⑤在对粤、闽、赣畲军进行大规模的善后安置中^⑥，也有部分军户流向浙江，《平阳县志》云：“按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八月，放福建畲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又《兵志》：‘福建之畲军盖乡兵也。’……畲民当即畲军之余众，元初负固不服。……迨降元后，处之旁近州郡，后渐流移入

① 光绪《江西通志》卷53《山川略·山八·广信府》。

② 《畲族简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③ 参见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3页。

④ 《元史》卷98《兵志》一。

⑤ 《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

⑥ “汀、漳屯田：……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召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二百五十顷”。（《元史》卷一百《兵志》三）。民国《平阳县志》云：“……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以畲军七千人降。……南恩州宋閔门宣贊舍人梁国杰以畲军万人降。……”（《平阳县志》卷19《民族》。）